

彼岸花主

著

毕业那年，期待的重逢没有出现，  
却收获了意外的邂逅。  
这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  
而是相知相依的默契。

毕业那年

追逐和逃离，  
演绎出爱情的姿态；

错过和等待，  
诠释出最美的柔情。

适逢花开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业那年，适逢花开 / 彼岸花主著. —北京：  
线装书局，2015. 4

ISBN 978-7-5120-1790-0

I. ①毕… II. ①彼…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8179 号

毕业那年，适逢花开

作 者：彼岸花主

责任编辑：曹胜利

装帧设计：一个人·设计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www.xzhbc.com](http://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

字 数：223 千字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7000 册

定 价：28.80 元

# 目录

- 第一章 晕血献血
- 第二章 操场邂逅
- 第三章 女生蔚涯
- 第四章 当众背她
- 第五章 闺蜜结婚
- 第六章 车站相遇
- 第七章 心脏与胃
- 第八章 被压身下
- 第九章 结下梁子
- 第十章 球场遇见
- 第十一章 两拳一脚
- 第十二章 心门打开
- 第十三章 帖子事件
- 第十四章 生死成迷
- 第十五章 乐知出招
- 第十六章 仇人母女
- 第十七章 如此表白
- 第十八章 你自杀过
- 第十九章 尴尬聚餐
- 第二十章 胃要爆了
- 第二十一章 手术顺利
- 第二十二章 毕业晚会
- 第二十三章 提前离校
- 第二十四章 闺蜜生子
- 第二十五章 等你归来
- 第二十六章 别再逃了
- 第二十七章 姨妈突袭
- 第二十八章 在一起了
- 第二十九章 再次逃离
- 第三十章 何必当初
- 第三十一章 并非亲生
- 第三十二章 医院重逢
- 第三十三章 你要相亲
- 第三十四章 为她改变
- 第三十五章 逸辰出现
- 第三十六章 心灰意冷
- 第三十七章 妈妈出事
- 第三十八章 再告林家
- 第三十九章 难做母亲
- 第四十章 求婚被拒
- 第四十一章 冷漠原因

第四十二章 倾心交付

第四十三章 短暂幸福

第四十四章 母子俱失

第四十五章 一直等你



## 第一章 晕血 献血

暑假一结束，吕蔚涯就发现在这所大学里她已经是骨灰级的学姐了，这个发现让她接连紧张了好几天，想着以后要独自一个人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挑战各种选择，她就没来由的热血沸腾，心里发抖，实在纠结不出这究竟是因为将要获取自由的兴奋还是对未来的迷茫不安。

已经大四了，同届的同学不是人力资源证就是双学位，不是计算机一二级证书就是英语四六级证书，不是会计证就是导游证……还有考研、考公务员、考托福……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似锦前程啊！

而她呢，好像只有英语四级和普通话二级甲等成绩单，别的什么都没有。

人不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么？蔚涯不解，为什么她被这么多勤奋的同学包围熏陶了三年，反而比之前更懒了呢？

中午她去吃饭时在餐厅门口看见一辆献血车停在那里，三年之间她在周末看到过很多次献血车，但都自动忽略了，不是她没有爱心，实在是阴影。

犹记得高考前体检，她被抽了三分之一小针筒的血就晕了，被同学送去医务室一量血压，高压五十，低压三十，医生当即就给她输水，还把闺蜜丁婉玲吓得不轻。

可是，献血证，也是个证书吧？好歹也能获得优先用血权吧！

对证书的渴望迅速击败了心里的恐惧，她几乎是一路跑过去验血的。等她真站到献血车上又忽然有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壮烈之感。眼风扫到那些血袋顿时一阵眩晕，她扶着车门心里开始打退堂鼓，是不是不该如此仓促就做出献血的决定啊？

正当她纠结着跑还是不跑时一个跟她年龄差不多的护士递给她一盒酸奶，献血的福利？人都给福利了，不献怪不好意思的。

事实证明，她应该在护士给她酸奶之前就跑掉的，因为尽管她咬着牙坚持不晕最终还是晕了，貌似还晕在了旁边一个男生的身上，当然她吧唧吧唧吸着的酸奶也洒在了人家身上。

“同学？同学？”

蔚涯醒来时手上的针头已经被拔掉了，她茫然地看着眼前一群围着她叫的护士，这，什么情况？

“醒了，她醒了！”给她抽血的那个护士长舒了一口气，刚才这姑娘晕倒可真是吓到她了，她给那么多人抽过血还不曾见过刚抽这么点血脸色就惨白成这个样子还晕过去的。

其他护士也跟着舒了口气，嘱咐了蔚涯几句就又各自去忙了。给她抽血的那个护士给她一个棉球让她按着手背上的针眼，脸色凝重地交代了几句：“同学，你晕血是不能献血的，接下来的几天多吃些补血的食物，好好休息哈。”

蔚涯忙不迭地点头，脸上带着些许歉意。又等了一会儿觉得自己不晕了她才站起来走到那个护士跟前，想着她刚刚苦撑了那么久，应该已经到二百毫升了吧，可是这个护士怎么没有要给她献血证的意思啊？

那护士回头看到她站在身后，又交代了几句注意身体、补血之类的话就又去忙了……

这还真不好意思开口啊！蔚涯深吸了一口气，终于张口道：“护士姐姐，那个……我献的血够拿献血证的么？”

话刚说完她也不知是自己的错觉还是其他的，感觉整个车厢瞬间安静了。

那个护士愣了一愣，歉意地笑了笑：“按照规定，要最低献二百毫升才能发放献血证，你才献了二十八毫升就……所以我们不能给你发献血证。”

才二十八毫升啊？蔚涯听到身后传来一声轻笑，原本苍白的苍色顿时变成了猪肝色，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又想到她能钻进去的那不叫地缝，叫峡谷，就更加窘迫了，连忙软着腿跑下了车，连身后传来的那声“喂，那个女的，你洒了人家一身酸奶就这么跑了？喂……”也充耳不闻。

一口气跑到宿舍楼下她才抚着胸口停下，侧头无力地看了一眼青天，果然不管什么证书都不是那么好拿的！

果然她还是克服不了晕血的。

最可恶的竟然有男生嘲笑她，蔚涯恶狠狠地想：那个谁，你往后最好别落我手里，否则我一定要把你扔到宇宙洪荒里喂那些饥饿的妖魔鬼怪……可刚刚她竟然忘记扭头看一眼那个男生长什么样了！

回到宿舍坐到床上又是一阵眩晕，她不由得后怕，该不会血压又要飙升了吧？“罗丹玉，你在哪儿呢，快回来救我……”

后来，那天献血的情景每每想起来蔚涯都不自觉地脸红，闹了笑话不说还被罗丹玉骂没脑子，想证书想疯了竟然会想到献血证，那日后就被罗丹玉好吃好喝地养了一个周，原本就庞大的体型因为营养过剩又圆了一圈。

对着镜子使劲儿捏了几把脸上的肉，蔚涯终于不忍直视那脸盆似的大脸将镜子扔到罗丹玉怀里，哀叹一声：“腿粗不是病，脸大要人命！真是应了那句话，减肥十年功，吃胖三分钟啊！”

殷勤的室友连忙拿出人体秤鼓励她去称称，在室友半推半搯的情况下她牙一咬眼一闭站上去了，然后短暂的沉默后室友爆发出了一阵要掀翻屋顶的笑声，犹属罗丹玉笑得最为猖狂，她狐疑地睁开眼睛，瞟了一眼人体秤上的数字顿如石化一般，六十四？要知道这人体秤可是公斤称啊！

她脚下仿佛装了弹簧一般飞快地跳下来，然后无比幽怨地看着罗丹玉，咬牙切齿道：“牲口！我努力维持了三年都不敢超过二班的那个胖美人，一个周你给我补得不仅赶超还大甩，她给你多少好处啊，让你一天给我补一斤！”

罗丹玉笑得前仰后合，抚着胸口半天才说出一句囫囵话：“这个周给你大补的钱都是她出的！”说完逃也似的跑去了自习室，她可不敢保证吕蔚涯会不会使用暴力手段，她这细胳膊细腿的根本不够蔚涯一屁股坐的。

蔚涯扫视了一圈犹自笑不止的室友，狐疑地问道：“她说得真的假的？”

寝室长金晨连忙接话道：“那哪能啊，那个胖美人据说已经工作了，不来学校了。”

蔚涯将信将疑地看着金晨，那个张欣然可是巴不得她胖死呢，真给罗丹玉钱让罗丹玉帮忙把她养胖也不是不可能，于是立即换上一副哭样：“你们再笑我就哭了……”

另一个室友过来安慰道：“胖了还能减嘛，今晚操场走起？”

她眼睛一亮：“对，操场走起！”

多年后，吕蔚涯每每想起那晚在操场上发生的事情，都会想如果没有罗丹玉的恶作剧她这一生会不会遇到那个让她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都无比纠结、无比揪心的男生。后来她才知道，其实在献血车上他们就已经邂逅了，只是她顾着抗拒晕血，顾着逃跑，没来得及侧头或回头看一眼。

这样的开场好像注定了接下来的许多年她总是在前面跑，他总是只来得及看着她的背影……

为了甩掉身上的肉肉，蔚涯的减肥计划从晚饭只喝了一杯黑米粥开始，歇了半个小时后就从自习室拖出罗丹玉陪她一起去操场跑步。为了弥补自己所犯下的“罪过”，罗丹玉一路任由她拖着。

一到操场就看到许多小情侣，不知从何时起操场叶成了情侣们的圣地。罗丹玉哑巴着嘴半嘲半笑道：“现在的孩子都这么不淡定，当初我恋爱的时候牵手还隔着根小棍儿呢，这都大庭广众之下拥吻了！”

蔚涯斜了她一眼：“你这么清纯，还模仿过《山楂树之恋》？”

罗丹玉扁嘴：“我一直都很清纯的好不好？”

“纯，属虚构！”蔚涯说完笑哈哈地跑了。

反应过来的罗丹玉大喝一声追过去，边追边骂：“吕蔚涯你大爷的，嘴上能积点德吗！”

两人慢跑了几圈，罗丹玉看着那么多对情侣，又想想蔚涯大学这几年一直单着，忍不住担心道：“妹子，你说你长这么高干什么，一米六的妹子都和一米八的哥们儿走了，你一米七的难道要跟一米九的哥们儿走？放眼全校除了体育学院有几个又黑又瘦你瞧不上的一米九筷子男，你这尴尬的身高还真不好找男朋友！”

蔚涯喘出一口粗气，十分潇洒地说道：“身高不是距离，关键是我那些条件必须得符合！”

罗丹玉不忿：“温文尔雅，沉稳自信，博学多才，干净斯文……还得加上身高，你这堪比国际选秀啊，我看你只能在剩女的路上越走越远了！”然后忧心地点头一声，“你定的那些条件，这么多年有符合的男生吗？”

蔚涯没有接话。曾经有这样一个男子，各方的条件都与她心中幻想出来的另一半相符，或者说她的标准就是根据那个男生来定的……可是已经五年了，她连他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都不知道，五年来没有一点消息，她也曾旁敲侧击地问过许多高中的老同学，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更没有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就像他不曾存在过一样。

因为他的突然离开，她笔下的故事再也没有过大团圆的结局。

## 第二章 操场邂逅

她们围着操场跑了几圈后罗丹玉突然凑到蔚涯跟前低声说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俩男生不远不近地跟了咱们三圈了？”

“嗯？”蔚涯往身后看了看，的确有两个男生不远不近地跟着跑，她不以为然地说，“操场又不是咱家开的，还能不让人跑步……”刚说完就看见其中一个男生小跑着过来了，连忙拉着罗丹玉就跑，边跑边揣测：“这是学校吧，就算有流氓混混也不能这么猖狂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良家妇女意图不轨吧？”

罗丹玉扁着嘴反驳：“你才良家妇女呢，老娘的膜还没破呢！”

蔚涯白了她一眼，说的好像谁的破了一样。

“喂，吕蔚涯，你不是号称‘当得了流氓’吗？不能光兴别人耍流氓，你也要一回给爷瞧瞧？”

然后就在蔚涯反应过来之前身子被罗丹玉一拽一推，她就不受控制的向后倒跌出去，天地旋转了几下后她的耳边传来一声“咚”和一声压抑的闷哼。

蔚涯看着那个迅速消失在夜色中的身影无比感叹，之前八百米测试的时候哪一次不是罗丹玉垫底，今天这腿脚怎么就变得这么灵活了呢？

“同学，你可以站起来了。”

一个清冷的声音从身下传过来，蔚涯打了一个激灵，她一个旋身由躺变为了趴，双眼一转不转地盯着被她压在身下的男生，英眉微微挑着，黝黑的眸子泛着寒意，鼻梁高挺着，薄唇抿成一条线，怎么看都给人一种冷然的感觉。这张脸给人的感觉还真是像啊！蔚涯心里赞叹长得好像俊俏啊，然后她那颗耍流氓的心指使着她耍流氓的手去摸人家的脸……

那个男生在看清她模样的那一瞬间，不由得一怔，是她？又见她的贼手伸了过来只侧头避开却不推开她，躺在地上懒洋洋地说道：“同学，这么快你就意乱情迷绷不住了？”

依旧是清冷的声音，只是那清冷中好像又夹杂了一些不易捕捉的东西。

蔚涯惊觉现在的情景，脸上一热顿时跳了起来，顾不上身上的疼痛连忙边道歉边伸手去扶那个男生，却被他避开，只得悻悻地收回手。

她本想掩饰自己的尴尬侧过头不去看那个险些被她吃了豆腐的男生，却在侧头后看到一旁还站着一个男生，此刻正露出震惊的表情盯着地上的男生看，好像看到了什么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

刘远实在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一从罗丹玉刚刚站着的地方跑回来就看到了那样一幕？刚才那个一向不近女色的林乐知好像被一个吨位不轻的女生当众压在了身下吗？还差点被人吃豆腐？是不是呀，他好像没看清楚！

刘远见林乐知慢慢坐起来，却并不站起来，心里一跳难道被砸坏了？被压坏了？不由得担忧地问道：“乐、乐知，你没事儿吧？”

那个被叫作乐知的男生闲闲地揉了揉胳膊肘，瞥了一眼吕蔚涯，薄唇张张合合发出清冷的声音：“不知道重压之下除了外伤有没有内伤。”

蔚涯闻言惊讶地看向林乐知，什么玩意儿，竟然变相说她胖！

她想辩解，却又有些不敢去看地上的男生，就扭头看向一旁脑子显然还没回神的男生，不解地问道：“其实我十分好奇明明是你跑在前面我怎么会撞到他身上呢？”

两个男生似乎没想到她的跳跃思维不约而同地愣了愣，刘远摸了摸鼻子，刚要开口说话，蔚涯的声音又响起了：“你俩为什么要跟着我们……我啊？我以为你俩耍流氓，就采取了正当防卫，所以就是有外伤内伤什么的，我只能说是一不小心防卫过当了！”

林乐知无奈地翘了翘嘴角，她如此能言善辩，他这个受害者可是什么都没说呢她就一堆话来堵死退路了，而且这女生貌似太过自信了。

他依旧坐在地上，幽幽问道：“你是法律学院的？”

蔚涯显然没想到他会这么问，但他清冷的声音让她有一瞬间的失神，这个声音虽然是冷的，记忆里的那个声音是热的，可为什么她总觉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是那么像？

眼前的男生像他，却又真真切切的不是他……

猛然想到这个现实，吕蔚涯的思绪立即回归本体：“不是啊，我是中文……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林乐知抿唇轻笑，不再理会，把手伸向刘远。刘远见此赶忙上前去拉，心里不住后悔他刚刚怎么让林公子一直坐在地上了。

拉起林乐知，他就上上下下打量了几遍吕蔚涯，他实在弄不明白罗丹玉那样高傲的女生怎么会和眼前这个又丑又胖看上去还有些呆有些无赖另加跳跃性思维比较强的女生在一起，竟然还陪着她来操场跑步，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要好好弄明白。

细看之下又好像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女生，不由得惊叫：“乐知，这不是那天那个献血晕倒你身上还洒了你一身酸奶的女生吗？”

的确是她。

蔚涯心里一跳，想起那天献血的情景不由得脸色绯红，那天献血车里也就几个人，这世界得有多小才能在全校师生都可自由活动的操场发生那万分之一的概率遇到车厢里的那几个人？

她顿时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往脸上窜，真怕那些血会破脸而出啊！“那个……那个……你不需要去医务室吧？”

林乐知想着她刚刚趴在自己身上凝视他的眼神，还有那不由自主伸过来要摸他的脸的手，淡淡说道：“不用。”

蔚涯顿时如蒙大赦，撒腿就要跑，也许是心思被人看穿了才刚迈出一只脚胳膊就被人拽住了，她回头不解地看向林乐知：“一口唾沫一个坑，你想反悔？”

林乐知愣了愣，显然没想到这女生的说话风格是这样的，嘴角微扬噙出一丝笑意，声音也柔和了几分却依旧是清冷的：“放心，我一口唾沫一个坑，不会反悔，我只是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蔚涯看着他嘴角的笑意险些再次失神，曾经那个人也会这样笑，嘴角噙着一抹笑意，脸上是风轻云淡的表情，潇洒惬意却又带着些许疏离，他是温和的不似眼前这个生人勿近浑身散发冷意的男生，他礼貌而疏远，而这个男生却是用实实在在的冷意让人忌惮得不敢靠近。

她抽出自己的胳膊：“小女子姓吕，名叫……蔚蓝的海角天涯。”

林乐知愣了一愣，随即敲了敲嘴角：“我叫林乐知，他叫刘远。”

蔚涯笑了笑：“你的唾沫还真重，能在地上砸出坑。”言罢不等他俩反应过来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闪人了。

刘远不解地看着那个迅速消失的背影，恍然叹道：“这女生啊，好神经啊有没有，还学古人……兄弟，你可以写部穿越小说就以她为蓝本，不过她这名字挺奇怪啊，蔚蓝的海角天涯，这世上有这样的名字么？”

林乐知看着静静看着她跑走的方向，面上依旧沉静，清冷的目光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跳动：“她叫吕蔚涯。”

“你怎么知道？”

“猜的。”

“呀，吕蔚涯，我忘记问她罗丹玉的事情了……”

蔚涯站在不远处一个光线较暗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一瘸一拐的背影，直到他们消失在操场的出口。原来这世上真有气质这么相像的两个人呢，同样的干净斯文，高大帅气，棱角分明，有修养和气度，不生硬又不过分的温和，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逸辰，我在你理想的这所大学里没有遇到你，却在即将毕业的这一年遇到了一个跟你很相似的人……你究竟在哪里呢？

刚回到宿舍蔚涯就看到了笑得一脸心虚的罗丹玉，立即拉下脸来：“咱俩友尽了！”

罗丹玉立即赔上更大的笑脸：“别介啊，我这可都是为你好，我觉得那个男生对你有意思才会搜肠刮肚想出这个虽然损却能十分奏效的主意帮你们制造邂逅。”然后一把挽住蔚涯的胳膊，凑过去小声问道，“怎么样？那个男生没舍得让你受伤吧？你通过和他的交谈有没有灵魂被击中的感觉？”

灵魂没击穿，心脏倒是差点击穿！蔚涯脑中灵光一闪，一脸高深地看向罗丹玉：“谁？”

“林乐知啊……”罗丹玉话出口立即闭上了嘴巴，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不打自招？

蔚涯斜斜地瞥了她一眼，揉着依旧疼痛的胳膊肘，斩钉截铁地说道：“你果然认识那俩人！”

在罗丹玉还没来得及赔出一个更大的笑脸时蔚涯已经换上了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嗲声嗲气地说：“你不爱我了吗？你为什么要把我推到别人怀里去？你知道吗他竟然十分委婉地表达了我很胖这个概念，罗丹玉你真是太不厚道了把我养这么胖……”

那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和口口声声地控诉着实把罗丹玉雷了个外焦里内，脑海中“啪”地蹦出一句话：长久不恋爱，绝对会变态！

不过林乐知会说蔚涯胖还是让她有些意外，那个像冰块一样的男生，可是全校闻名的不近女色，人又帅得掉渣，以至于是一群女色狼们眼睁睁看着摆在嘴边的肉着急上火就是不敢下口。

“林乐知真的说你胖了？他怎么说的？”

蔚涯瞥了一眼罗丹玉：“你以为你不先招供，我还会说半个字吗？”

最后罗丹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把她认识林乐知和刘远的事情一五一十地招了，但没有全招，比如她和林乐知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是一个学校的，比如他们是表兄妹！

### 第三章 女生蔚涯

听罗丹玉说完，蔚涯露出一副了然的表情。原来是在学生会认识的啊，大二大三这两年罗丹玉一直是系学生会的副主席，后知后觉的蔚涯这时才想起罗丹玉不止一次地提起过林乐知和刘远这两个名字，好像对他俩的评价还不太好……她一般不把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放在心上也就没留意，而这几年她也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就更加没在意了，却没想到罗丹玉口中的冰碴男还有那样一副好皮囊……

“你是不是从学生会‘退休’的时候欠他俩钱了？”

“那倒没有！”罗丹玉心有戚戚然地说道，“其实我和他们是对头，林乐知是系学生会主席，刘远是文艺部长，当年混学生会的时候没少跟他俩对着干，如今我们都退下来了，他们肯定是要伺机报复我，都跟着我好几回了！”

原来是敌对冤家。

蔚涯甩甩手表示没兴趣听，拎了本书就爬床上去了，探出头笑得十分奸邪：“罗丹玉，只要你能满足我的胃，我可以既往不咎！”

“还吃，你不怕张欣然回来笑死你啊？你快告诉我，林乐知究竟是怎么说你胖的？”

她才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更别说是那个和她比瘦三年的张欣然的嘲笑。要是怕别人笑话，她早已死在别人的唾沫星子下了，现在她什么都不在意地活着，除了家里那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没有人能真正伤得了她！

吊足了罗丹玉的胃口，她才学着林乐知的样子复述道：“重压之下不知道除了外伤有没有内伤！”

罗丹玉“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不愧是林乐知，修养良好，骂人从来都不带脏字的。

蔚涯白了她一眼把视线移到手中的书上，还是诗词文章和小说比较合她胃口。

接下来的几天都是阴天下雨，蔚涯就一直宅在宿舍，有时候捧着杯茶站在窗前出神、有时候她对着电脑两眼发呆，半天敲不出一个字，大呼谁来赐我点灵感啊，有时候又会坐在床上，捧着一张照片一动不动地看好长时间，也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竟能让她身上流露出一种伤婉的气息……

罗丹玉照常很早起来就去自习室，只在饭点带着两份饭回来和蔚涯一起吃。

吃饭是蔚涯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她心情好了会吃，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吃，她看电影会吃，她无聊的时候也会吃……但又一点比较好，就是从来不吃夜宵，这也算她没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的一个原因吧。

蔚涯关于吃有一个十分宏大的理想，那就是有生之年要吃一次满汉全席，要把那一百零八道菜全部吃完，想想都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哇哈哈……

吃干抹净的蔚涯透过窗户看了一眼外面阴沉沉的天，她好像有一个周没出门了，该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她转过视线看向罗丹玉：“我去超市你有什么要带的吗？”

“两包姨妈，其余随便。”

蔚涯起身去阳台拿了把伞，问过其他室友都没有要带的东西后就出去了。

看着蔚涯的背影，罗丹玉有一瞬间的迷惘，有时她会看不明白蔚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生。

吕蔚涯琴棋书画诗词样样都会，且常言生命在于运动，高中是校排球队的，代表市里打过学生比赛，大学时先进了篮球队后进了排球队，虽然后来都退了却因为球打得好好常常被那些球友约去体育馆打球，她更是旅行爱好者，每逢假期必背包旅行，旅资都是自己写小说和诗歌所得的稿费，没事儿就宅在宿舍写小说和看书。

你说她是宅女吧，她是运动健将，你说她是户外活动爱好者吧，她没事儿就宅在宿舍码字看书能好几天不出宿舍；你说她坚不可摧吧，她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流眼泪，你说她

脆弱不堪吧，她又能在别人犀利的言语打击和冷嘲热讽下镇定自若反唇相讥；有时候她口才好得惊人，有时候又木讷笨拙得可怕……

罗丹玉见过矛盾结合体，没见过这样极品的矛盾结合体，你认为这样的人是人格分裂，却又觉得这样的她才是真正的她，独一无二的她。

她也曾想，在这所大学里吕蔚涯这样的女生为什么会是她罗丹玉能放在心里珍惜的好姐妹？

想了许多原因，最后断定为吕蔚涯这个人很干净，很真实！她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不管别人说什么她都义无反顾地做着自己喜欢和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罗丹玉觉得蔚涯身上有很多地方都和林乐知很像，执着、纯粹……她想拂开蔚涯眼中偶尔流露出的哀伤寂寞，也想拂开林乐知眼中的冷然淡漠，才想要给两个寂寞的灵魂制造一个相识的机会。

蔚涯在学校地下超市闲逛的时候竟然看到了林乐知和刘远，她脑门顿时冒出一丝冷汗，他们见到过她丢人的时候还是罗丹玉的对头，这俩人能不遇见最好还是不要遇见的，连忙躲进超市最北边另辟出来的水果区间，心想着他们手里已经拎着水果了就不会过来这边了吧。

可是所谓冤家路窄就是如此，林乐知突然想到室友让带的苹果还没买。

两只手同时伸向那个又大又红的苹果，蔚涯看着那双白皙修长的手顿时一愣，这只手好漂亮啊，好想忍不住咬一口啊！她兴致盎然地抬头去看手的主人，等她看到那张以为不会出现在这儿却还十分凑巧地抢了她看上的苹果的冰块脸时愣得更加猛了，这什么情况，买过水果了还来买？

她突然深刻地理解了一个成语，冤家路窄！当你认识一个不想认识的人时，你就会觉得世界一下子变小了，哪哪都会有那个人的影子……世界真的好小啊有没有！

林乐知也是微微一愣，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她，想起那晚差点被她吃豆腐……冷冷撇过头发现两人的手还摸着同一个苹果，立即想抢过来，一走了之。

可蔚涯她也是极爱吃苹果的，一天一个苹果从未间断过，想从她手里抢东西吃，还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她手上用力抓着苹果不丢，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在腹诽，什么玩意儿，连吃的都跟女生抢。

她没想到林乐知的手劲儿那么大，两人暗中较量了一会儿蔚涯显然有些吃力，这时刘远走过来看到这场景险些掉出眼珠子，在跟人抢苹果的那个是林乐知吗？

眼看着胖女生处于下风了，刘远双手抱胸乐滋滋地看着那两只骨节发白的白皙修长的手，眼看胜负将分之时却见有长指甲一方的手突然无赖地用指甲划向苹果，那个又大又红的苹果顿时被划出四道长印，露出森森果肉……

蔚涯似笑非笑地看向林乐知，嘴角扬起一丝邪笑：“阿姨，有人故意损坏苹果！”

水果区的阿姨闻言忙不迭跑过来，半是惊疑半是怒气地叫道：“谁啊，谁在故意损坏苹果？”

而蔚涯早在阿姨跑过来之前就笑嘻嘻地开溜了。林乐知啊林乐知，我这招虽然不厚道，实在是你不该没有风度地跟老娘抢苹果！

蔚涯匆匆结了钱就从超市溜出来了，她要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毕竟人家是两个身高都是一米八几的男生，她虽学过跆拳道可弄不好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她刚爬上十八级台阶的第三级手机就响了，心里一惊赶紧祈祷千万不要是哪个室友突然想起什么要她帮忙捎带啊！

弹了弹指甲里的苹果屑才摸出手机，是闺蜜丁婉玲打来的，突然一阵愧疚感爬上心头，还是开学那天给丁婉玲打的电话，这都两个多星期没联系了。

蔚涯的“喂”字还没吐出口，丁婉玲就抢先一步简单明了却又声音沉郁地抛出一个爆炸性新闻：“蔚涯，我要结婚了！”

也许这个消息太让人震惊了，也许是台阶积水太滑了，也许是她的鞋子真的早该扔了，

总之蔚涯在听到“结婚”两个字后身体明显一震，脚下一滑就华丽丽地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正滚到两个人的脚边，她购物袋里的东西争先恐后地跑出来散落到地面，最主要的是她滚下来时已经爬到很高了，从那么高的台阶上滚下来全身都在火辣辣地疼啊。

她握着手机趴在地上眼睛正对着一双沾了些许水渍的白色板鞋，大脑短暂空白后她慢慢抬头看向板鞋主人，然后露出一副被雷劈了的神情，果然是他！真是冤家啊！

而林乐知此时举着伞居高临下而又震惊地看着她，似乎没想到现世报来得如此之快！

蔚涯的嘴角抖了抖，脸上一会儿白一会儿红，十分精彩。

手机里传来丁婉玲焦急的声音，蔚涯连忙把手机放回到耳边：“婉玲你别担心，我没事儿，就摔了一下……你怎么突然要结婚了？之前我怎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你们怎么认识的？”

丁婉玲一听立即紧张起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摔得严重吗？”

蔚涯低头看了一眼腿上有好几处流血的地方，脸色瞬间煞白赶忙移开视线，强自镇定道：“我没事儿，没摔伤。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 第四章 当众背她

站在一旁的林乐知看了一眼一身是伤趴在地上被雨淋着的吕蔚涯，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蹙，这个女生撒谎都不用思考的吗？还是她觉得别人的事情比她自己的事情更重要？

而一向冰冷的难以接近的林乐知突然善心大发，默默走到一旁捡起她跌落的东西，又把伞撑在她头顶，那一刻他看到她的脸色又白了几分，嘴角不由得翘了翘，她那精彩的脸色变化倒有几分赏心悦目。

于是进出超市来来往往的人 would 看到那样一幕，一个胖女生趴在地上讲电话，脸色在红与白之间来回千万遍，一个长得很英俊的男生一手提着东西一手举着伞替她遮住上半个身子，还有一个男生举着伞站在那个男生身旁，脸上一副被雷劈过好几遍的表情定定地看着那一男一女……有认出这两个男生是林乐知和刘远，更是惊讶地捂住了嘴巴，向来不近女色的林乐知竟然在给一个快胖死了的女生撑伞，还是以那样怪异的姿势……

蔚涯挂了电话眼睛左瞟右看就是不抬头看，良久抽着嘴角挤出仨字儿：“谢谢你！”

她想站起来，可膝盖和腿都很疼，挣扎了几下也没站起来，果断地脱下脚上的鞋十分潇洒地扔向了一旁的垃圾桶，一扔一个准儿。

就在她挣扎了几下仍没站起来时一只白皙修长的手伸到了她眼前：“地上凉，先起来吧。”还是那样清冷的声音。

扫了一眼来来往往好奇地看着他们的学生，她的脸更是忽红忽白了，流年不利啊，她最近冲撞了哪路神仙啊，出门必衰！

蔚涯盯着那只手沉默了一会儿，才抓住它借力站起来，膝盖处猛一阵剧烈的疼痛腿一软险些又跌坐到地上幸好被林乐知一提一拉……等她跌到他怀里又感觉他脚步不稳退了一步后的时候突然有些后悔，还不如跌到地上呢！上次他就说她胖了，这会儿心里更是在说她胖了吧！

她尴尬地朝他笑了笑，离开他的怀抱勉强站稳脚跟：“你们先走吧，我打电话让室友来接我。”

林乐知不理睬她脸上的挫败和尴尬，把手中的东西和伞一股脑都塞给犹未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的刘远，二话没说搀着她就走，额，与其说搀扶，还不如说是拖拉。

蔚涯正在低头找罗丹玉的号码，突然感觉身体失去重心吓得她连忙抬头，惊恐地看着林乐知，他竟然拖着她？

脑子能运转的第一秒就是伸手去推他，可他好像看出了她的意图一般，嘴角翘了翘：“我可不能保证你不会再从台阶上滚下去一次。”

蔚涯眼角瞥到他们已经走到台阶的中间了，话说她不想被他当众拖着，也不想再滚下去一次……晕吧，晕了就不用这么左右为难，更不用去理会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的惊讶目光了，她伸出去的手半空中硬是一转指向了她流血的腿：“你看我腿上的血……”她看都没看腿就头一歪靠到了林乐知的肩上。

林乐知低叹一声，把手中的伞一扔，想着抱起她走到医务室实在有些勉强，只好弯腰背起她。感受到他的动作蔚涯当即悔青了肠子，怎么就没有思考一下晕倒之后的事情呢？这下好了，他竟然当众背起了她！

等医生给她处理好伤口，蔚涯还在惊叹着林乐知竟然这么有力气，虽然最后她明显感觉他呼吸变粗了脚步沉重了速度变慢了，可还是忍不住惊叹。

林乐知瞥到她那不停抖动的睫毛，脸上的表情一滞，刚刚他真的以为她看到腿上的血晕过去了……好狡猾的女生，仔细回想一下，当时面对那么多人揣测又惊讶的目光，晕过去确实是明智的选择，嘴角微微翘了翘，这个女生不仅无赖狡猾还很聪明。

清冷的声音响起：“你可以醒了。”



呃？他知道她是装晕的？蔚涯幽幽睁开眼恰对上那双充泛着冷意的眸子微愣，好吧，果然她这点小伎俩很容易被人识破的……

“那个，谢谢你！”

说罢就闭上眼睛不再看他，她不敢多看那双黝黑的眸子，会让她不自觉地想起张逸辰。

林乐知不明白她这样的表情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这个时候的她身上有着淡淡的忧伤，却不知这样的忧伤从何而来，她看着他的时候就像是透过他看着别的什么人或者东西，那样的眼神看着你就像不仅仅是在看你……直觉告诉他，这个女生身上有故事，让人想一探究竟的故事。

有些事情就是你不去做会遗憾，可你做了会后悔。关于她身上的故事他就是这样的感觉，什么叫痛得不能再痛，知晓故事的那一夜他都刻骨铭心的经历了。

刘远站在医务室门口等罗丹玉，他已经给她发过短信了，到现在还没来心想难道没看到短信？他琢磨着又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两声就被挂了，心里不由得叹道，她还是不肯接他的电话啊，他跟安雪梅一起吃饭的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她还没消气呢！

林乐知看了一眼外面站着的刘远，眉头微微皱了皱，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男追女隔座山果然不假。他把购物袋放到蔚涯身边，望了一眼购物袋里的东西，眼中闪过一丝戏谑：“非常时期少吃些凉的。”

蔚涯不明所以的抬头，顺着他的视线看到购物袋里的姨妈巾和梨，大脸瞬间充血，刚要开口解释，罗丹玉高昂的声音突然窜了进来：“吕蔚涯，你还活着吗？”

五秒钟后罗丹玉的身影才抵达病房，一进来就看到蔚涯胳膊和腿上的纱布，顿时就傻眼了，刘远短信里说蔚涯受伤了，她想着在校园里能受多大的伤，没想到竟然严重到全身四分之一面积的包扎！

“你这是跟谁干架了把你打成这样？你说是谁干的老娘我豁出这条命也得给你报仇！”边说边拿眼睛斜林乐知，说的那个咬牙切齿，义薄云天啊！

蔚涯的嘴角抖了抖，没发出声音。这要真是跟人干架挂的彩她还能十分骄傲地跟罗丹玉炫耀一番，可她这是实打实的自己从台阶上滚下来挂的彩，说出来也丢人，想撒谎吧有目击证人在场……就这一会儿她的脸色已在红与白之间来回了好几遍。

沉吟了一下蔚涯十分霸气地说：“罗丹玉，你去把地下超市前的那十八层台阶砸了吧，老娘就是从那上面滚下来的……”

林乐知看到了让他欣赏的脸色变化，又听到她霸气无比的话，怔了一下之后随即潇洒转身，走了，还顺带拖走站在门口的刘远。

刘远刚见到罗丹玉还没说上一句话呢哪里肯跟着他走，挣脱了林乐知又跑回来，刚进门就听见罗丹玉不耐烦的声音响起“老娘这会儿心情很不好，任何雄性动物都不想看见！”顿时如霜打的茄子一般悄悄倒退出去，跟着林乐知走了。

路上他看林乐知的眼神特别崇拜：“她真的叫吕蔚涯啊，你是怎么猜到的？蔚蓝的海角天涯，蔚涯，就取首尾两个字吗？”

林乐知无语地笑了笑，怎么猜的？直觉告诉他就是叫蔚涯，没想到真的叫蔚涯。

这厢罗丹玉看着眼前的吕蔚涯又好气又好笑，叹口气道：“去个超市你都能把自己整成这熊样，你可真是能耐啊！”

蔚涯探头看了看外面，见小走廊上已经没有刘远的人影了，不由得来了兴趣：“哎，你们不是冤家吗，那个刘远怎么这么听话啊？你对他啥意思啊？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啊？能往下发展吗？”

“你十万个为什么啊？”罗丹玉斜了她一眼，“你还能走路吗？”

“不能。”

“那你刚刚怎么到这来的？”

“我……”蔚涯吐了吐舌头，低下了她一直高昂的头颅。

罗丹玉瞥了一眼蔚涯，眉梢突然扬了扬，转身跑了出去把还没走远的林乐知叫了回来，于是乎蔚涯在回宿舍的路上又招摇了一把，因为是帅得掉渣又才华横溢的冰块男林乐知背着她回去的，旁边还有文新学院另一大帅哥刘远撑伞，后面跟着文新学院的公认的大美女罗丹玉，三个都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只有蔚涯名不见经传，瞬间成了学校众生口诛笔伐的对象。

蔚涯这次受伤比较严重，养了十来天才终于能活蹦乱跳，当然这些天都是室友帮她带饭的。

养伤倒是没什么问题，让她担心的是丁婉玲突然宣布结婚的事情，这之前她连她有男朋友都不知道，后来又打了几通电话，细问之下才知道是偶然认识的，认识三个月就宣布结婚了，婚期定在了国庆节。

蔚涯虽然觉得仓促，却也无可奈何。丁婉玲是她高中时最要好的小姐妹，感情一直很深厚，她们在高考结束那晚曾坐在操场说要当一辈子的好姐妹，要看着彼此都幸福，要做彼此孩子的干妈，要在老了的时候把老伴和孩子都扔在家里，就她们两个相携着去旅游，去想去的地方，去美丽的地方……

可是想象都成了奢望，谁都没有想到现实会以那样惨烈的方式将这两个女生的幻想击碎，意外会让她们阴阳相隔。

## 第五章 闺蜜结婚

蔚涯在丁婉玲结婚前两天就到了C市，出发前她破天荒的用了一天时间拉着空闲的寝室长金晨去逛街，买了一件小礼服和一双搭配的平跟皮鞋，她个子比较高不能抢了新娘的风头。

金晨不可思议地大呼难得见她除了小说和旅行以外这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

刚从火车站出来蔚涯就看到了等在出站口的丁婉玲，白色束腰的过膝裙更加衬托出她的好身材，激动地蔚涯哇哇乱叫恋爱中的的女人果然都是美丽的！

丁婉玲接过她的行李箱，看着她笑道：“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又胖了啊！”

蔚涯立即做受伤状，不满地嗔怪：“你怎么哪痛往哪戳啊，哼，不理你了！”

丁婉玲失笑，吕蔚涯发起嗲来那可是鸡皮疙瘩都掉不及啊，恶寒一阵一阵的。她低头看了一眼行李箱：“你每次出去旅行不都是一只背包吗，这次怎么不怕累拉个行李箱呀？”

蔚涯立刻换上一副神秘的表情，搂着婉玲的脖子笑：“你猜！”

婉玲也跟着笑：“你猜我猜不猜？”

“我给我美丽可爱的小姐妹准备了一件礼物，等下再给你！”

婉玲笑着表扬她这次表现打满分，然后就拉着蔚涯的手乘车去酒店，她现在有很多话要跟蔚涯说。

到了酒店后蔚涯把行礼一扔就把自己抛到了床上：“玲宝贝，有什么该招的就通通都招了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短暂的沉默后，丁婉玲微叹一声：“蔚涯，我怀孕了。”

结婚已经够劲爆了，居然还是奉子成婚？蔚涯“轰”地一下坐起来，又一下子跌到地上，她顾不得屁股处传来的痛意，拉着丁婉玲的手，鲜少露出严肃的表情：“你不是认识他才三个多月吗，怎么就怀孕了？”

这不像你啊，这句话在舌尖滚了滚终究还是没说出来，也许她自己也已经觉得这不像她了吧。

丁婉玲跟蔚涯面对面坐到地上，蔚涯见此赶忙去扶她却被她摆手拒绝。她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婉玲的眼中是浓浓的忧伤，并没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开心，心里不由得一紧，急声问道：“他对你不好？”

“不，他对我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这样的选择究竟对不对，毕竟我和他差得太多。”

蔚涯这个时候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是该祝福还是该安慰，她不知道那个男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所谓的负责和结婚又带着几分真情真意。她只是使劲儿握紧婉玲的手：“你爱他吗？他爱你吗？”

又是一阵让人发慌的沉默之后，丁婉玲定定地看着蔚涯笑：“你别担心，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我知道我爱他，他也爱我，不然以他的家世也不会让我留下孩子，更不会跟我结婚。”

聊天中知道那个男人叫林乐谦，今年二十九岁，比婉玲大了七岁，是C市林氏集团的大公子。有着显赫的家世，又仪表堂堂的男人愿意娶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女生，这真的是灰姑娘的故事吗？

蔚涯心中抱有侥幸，希望这个年龄的男人能知道疼人一些，多爱婉玲一些。所有的疑惑和不安到嘴边只剩下一句话：“婉玲，一定要幸福！”

她打开行李箱，小心翼翼地捧出那个她亲手折叠出来的九十九朵玫瑰组成的心，捧到了婉玲面前，小心翼翼地祝福：“这是我自己折叠的，九十九朵玫瑰，祝你们恩爱幸福，地久天长！”

可是事实上，那些所谓的侥幸心理也确实只是侥幸，婉玲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选择了那样一个家世显赫的男人，在巨大的社会地位差别和不完全了解面前，那点侥幸被无情地粉碎殆